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明珠緣  
第三十七回 魏忠賢屈殺劉知府 傅應星忿擊張金吾

詩曰：天乎至此欲如何，匝地彌空盡網羅。  
已見讒言誅道濟，還將文字錮東坡。  
昏昏白日渾無色，湛湛清泉亦作波。  
好趁一桴浮海去，海門東畔有岩阿。

話說魏忠賢用計激惱馮銓，殺了熊經略，有憐他的道：「他有全遼之功，不能保其首領！」也有惜他的道：「只因他恃纜微物，以致遭此奇禍。」又有的道：「一樣失守封疆，何以獨殺他一個？還是借楊副都累他的。」其時就有個劉鐸，現任揚州知府，是個清廉耿介之人，當日曾做過刑部司官的，知道此事的原委。及今閱朝報，見熊公被害，心中甚是不平，歎息道：「若論失守封疆，先是楊鎬短謀喪師，後來王化貞失陷廣寧，熊廷弼棄師而逃，死則該三人同死。若論熊廷弼，也還是個有用之人，他有存遼之功，何以獨殺他一個，還要傳首九邊？正是『磔磔者易缺』，日後邊庭有事，誰肯出力？」於是憤憤不已，遂作詩弔之，自己吟詠了幾遍。

正在書房裡讀詩，忽宅門上傳進帖來道：「有個京裡下來的僧人了明求見。」這僧人頗通文墨，是劉公在京相好的。劉公正要訪京中之事，便叫請到穿堂來會。相見過坐下，了明送了些禮物，劉公收了兩色，畀他吃飯。問及京中近日的景光，了明道：「幸喜老爺升出來，如今京中一發不成事體了，只弄得不敢題一個魏字兒。就是各衙門的老爺們，除在魏爺門下的，沒人敢去訪他，其餘的也不敢輕送人一分禮，輕收入一文錢，輕收發一封書子，整日的只有在家靜坐。若有公會酒席，只一兩杯便散，恐酒後不謹，有錯誤處。連私會都斷絕了。就是同衙門的人，也不敢多說話，惟恐一時觸著忌諱，俱各存神，受無限的拘束。科道衙門都箝口結舌，不敢輕言。」劉公歎息道：「這還成個世界麼！若我在裡邊，真一日也難過。」吃了飯，送了明出去。遲了兩三日來辭行，送了他幾□兩程儀、幾色土儀。內中有一柄真金扇子，上寫著一首詩，後書自己名字。那詩不是別的詩，就是前日弔熊經略的那首詩，大意總是惑他的功名不終，為奸臣所害。別後就都兩忘了。

那了明回到京師，常把這扇子拿在手中，見得他與現任官相交。這也是僧家之故態。偶然一日，有個施主周老三來請了明唸經，了明備了幾樣素菜畀他吃酒，恰把扇子放在桌上。周老三拿起扇子！打開看了道：「好扇子，這劉鐸是誰？字到寫得好哩。」了明道：「是揚州知府，先做過刑部員外的，與我相好。這詩就是他弔熊經略的。」周老三道：「揚州是個花錦地方，有多少抽豐的？」了明道：「果是好地方，在天心裡哩，繁華無比。他也送了我幾□金。」周老三道：「劉爺好情哩。」了明道：「他是一清如水，一文不愛，他若肯要個把，一年就不醜了。」飲了半日，周老三把扇子扇著，作別而去，就忘記還了明。

走到半路熱起來，就把扇子從袖內拿出來扇。路上遇見一個表弟，叫做陳情，是錦衣衛楊寰的長班，站住談心。陳情道：「哥好華扇。」周老三道：「不是我的，是了明和尚的，纔畀我吃酒，我就扇了來。」陳情拿過來看道：「字到寫得好。」周老三道：「這是揚州劉知府弔熊經略的詩。了明去打抽豐，他寫了送他的。」陳情看了，忽然笑道：「哥呀！恭喜你造化到了，包你有頂紗帽戴。我領你去見我們楊爺，定有個百戶之職。周老三道：「怎麼說？」陳情道：「熊經略是東廠魏爺所惱的人，纔殺他的。今劉知府做詩弔他，竟是與魏爺作對了。我同你去出首他，包你有頂紗帽戴。」周老三道：「沒要緊的事，何苦去害人！我不去，把扇子還我罷。」陳情拿住不放道：「如今由不得你了，你若不去，我就去出首了，連你也不得好。」周老三沒奈何，只得跟著他竟到楊指揮私宅來。

陳情進去，請了楊寰出來，將扇子呈上，說了緣由。楊寰大喜道：「好會辦事，你我都有場富貴的。」即把陳情做首告第一個，周老三到是第二，竟到魏監私宅。先見了掌家說過，伺候了半日，纔見魏監出來。楊寰叩過頭，呈上詩扇，道其詳細。忠賢看了，卻不認得草字，叫過側首一個善書的掌家來讀與他聽，卻不懂詩中的意味。便道：「難為你，咱上你一功就是了，陳情賞他個百戶，周老三賞他個校尉。」兩人歡天喜地的叩謝而去。次日，了明來周家唸經，問他要扇子。周老三道：「咱已送到魏爺處了，魏爺還要來尋你哩。」了明聽了，嚇得魂不附體。他又把陳情找了來，兩人商議定了嚇他，把他的衣鉢詐得罄淨，纔放他逃走。

這裡魏忠賢便叫李永貞等來商議。倪文煥將詩一一解說與魏監聽。永貞道：「這也無憑，知道可是他的筆跡？」傅應星道：「前日殺熊廷弼，也是莫須有之事。今若再以文字罪人，不獨此心難昧，即朝廷亦無此律。」劉若愚道：「這也不是無因來的，若在一首詩上罪人，未免過苛，只好說他當日做刑部司官時，曾為熊廷弼居間脫罪，且拿他來京再處。」果然忠賢出了個駕帖，差人來拿劉知府。

官校來到揚州，劉公也不知其故，一路上打聽，纔知是為那首詩。劉公道：「從未見以文字罪人者。」便也揚揚而去，全不介意，同官校到京。揚州合城百姓感他恩澤，要進京保畀他，扶老攜幼何止二三千人。又有鹽商等，因他加意惠商，各出盤費助他。眾百姓等劉知府進京，也隨至京，在通政司上民本，說他為官清廉，欲保畀再治揚州。後又在各官裡遞揭帖，也只當在鬼門上占卦。因此魏監也知他是個好官，也就不難為他，止發在錦衣衛打了一頓，送到刑部寄監，說他代熊廷弼鑽刺說事，問了個罪。正是：

持戈荷戟向關西，五字裁成是禍基。  
掩卷幾回傷往事，西湖雖好莫吟詩。  
不得要僉奔，一時尚未發遣。

比時有個人，叫做李充恩，本是嘉靖皇帝之女宣寧長公主的兒子，原任錦衣衛指揮。因同僚田爾耕與他不合，尋他的空隙，差番子手訪他的過失。聞他在家穿蟒衣，就去踢他，卻無實據。打聽得他家人李纔做人奸滑，因壞了事，李指揮屢次政罰他。田爾耕便叫他去出首，許他有官做，叫他說主人身穿蟒衣，令家人呼萬歲，謀為不軌。首在東廠。李指揮也去上下請托，費盡家私。只是田爾耕這班乾弟要扭他列罪，發刑部收禁，與劉知府同在一監。漸漸相熟，李指揮談及前事。劉公是個口快心直的人，遂說道：「若論足下是長公主之子，也該看皇親面上，就是蟒衣，也是先朝賜駙馬之物，子孫也可穿得，怎麼把來陷害人？都是這起奸賊遇事生風。」不料被忠賢緝事的人來法司衙門探聽，恐有在監之人論他的長短，聽見他二人之言，忙去報知。忠賢大怒道：「我到饒了他，他到來訕謗我！」於是吩咐廠衛各官校，再訪他的不法之事，定砍去他的驢頭纔得快意。正是：

從來君子慎樞機，只為多言惹是非。  
滅族殺身皆是口，何如三復白圭詩。

劉公因在監中，缺少盤纏，叫家人劉福回家措置得二百五□兩銀子來京用。纔進彰義門，就撞見個光棍趙三，舊日原在寓所旁邊住，知他是劉公的家人劉福，便抓住道：「你家主兒誹謗了魏爺，正差我來拿你。」把劉福嚇得面如土色，不得脫身，只得許他銀子隱瞞。同時僻靜處，與了他一百兩銀子，趙三不依，只得又添了二□兩纔去。這劉福心中不平，想到：「若主人看了家書，問起這銀子，少了怎處？就說了，他也未必信。」急急走到原下處主人的表兒彭文炳家與他說知。文炳道：「這趙三是附近的人，他怎麼白日裡詐人的銀子？我明日同你到城上告他去。」主

次日告准了，城上出票拿人，不知已被京城內外巡捕張體乾那邊拿去了。原是他裝假番役詐人的錢，及審時，纔知趙三嚇詐的是劉知府家人。體乾便把趙三丟開，卻要在劉福身上起事，便叫收監，明日再審。細想著：「若只說他竄緣，不至於死。」思量了一夜，猛省道：有了！前日東廠曾拿一起犯人方景陽，平日靠符咒與人家禳解的術士，娶奔王氏，容貌醜陋，又無子嗣，遂娶了

一妾郭氏，卻有幾分姿色，他便不睬王氏。王氏時常爭鬧，景陽他出，便於郭氏廝打，彼此俱不相安。一日景陽道：「等這淫婦再作怪時，我便一道符壓死他。」不過是句戲話，那郭氏便恃壞斷要這符。景陽被他纏不過，便隨手畫了一道符與他。郭氏便當真藏在梳盒內。不料王氏因丈夫不睬他，郭氏又專壘，便氣出個氣怯的病，懨懨待斃。他兄弟王六來看姐姐。這王六是有名的王騷子，本是個不安靜的人。王氏便向兄弟哭道：「我被這淫婦忘八將符厭魅我，我死之後，你切記為我報仇。」王騷子見姐姐說得可憐，便躁起來道：「姐夫原是個會符術的人，卻不該咒你。等我先去打這淫婦一頓，與你出氣。」竟跑到郭氏房裡來。郭氏早已聞風而逃，那王六將他房中床帳傢伙亂打，從梳盒中拾得一道符來，便來向姐姐道：「有證見了，明日只拿這張符討命。」適值方景陽回來，王六還在房中亂嚷，景陽問道：「你亂的甚麼？」王六見了景陽，氣憤憤的指著大叫道：「你兩人做的好事！厭魅得我姐姐好！若死了，不怕你兩人不償命！」景陽道：「有何見證？」王六道：「這符不是見證？」景陽道：「我終日畫符，難道都是咒你姐姐的？你無故打壞我的傢伙，抄搶我的家私，該得何罪？」兩人扭在一團。王氏原是病久之人，再經此氣嚇，早已死了。王六見姐姐已死，忙跳到門外喊道：「四鄰聽著！方景陽畫符把我姐姐咒殺了。」景陽忙來掩他口時，也不及了，只得且買棺收殮。王六已去告在東廠裡了，掌刑的是都督同知楊寰，接了狀子，差人拿方景陽與郭氏到案。景陽正待分辨，誰知楊寰先把郭氏撈起，已一一招出這符是丈夫畫了厭魅王氏的。既有此符，又有郭氏親供，也不消辯得，夾了一夾俱收禁，一面擬罪具題。張體乾想了一夜，忽想到這案事，不覺手舞足蹈的道：「有了，方景陽符咒殺人，是人所共知。我如今便說劉福送銀二百五兩，買囑方景陽畫符厭魅魏爺，趙三知風嚇詐，其事更真。如今魏爺富貴已極，所最怕的是死，若知道拿住咒他的人，自然感激我。」

次早，叫了個心腹的把總谷應選來道：「劉鐸惱魏爺問了他的罪，他今差了家人劉福同他親戚彭文炳、曾云龍、辛雲，買囑方景陽畫符，要咒殺魏爺。你可與我去拿這干人來，用心搜這符來，事成，你我升遷不小。」谷應選領命，滿心歡喜，隨即帶了許多番役來搜兩家。不見有符，便吩咐心腹翻役去尋了一張小符，藏在身上。等搜到彭文炳家，便拿出來，說是搜出來的，便罵道：「奸賊如此膽大！果然這符與方景陽咒死王氏的符一樣。」彭文炳道：「我家並無符，這是那裡來的？」谷應選道：「你家沒有，難道是我帶來害你的？你自見張老爺說去。」隨即押了一千人同符來見。

張體乾道：「如今賊證俱在，只須把求符送銀子的人審實便罷了。」遂把一干人帶上來，每人一夾棍，不招又敲。這些人也是父母皮肉，如何熬得起？昏憤中只得聽他的供詞，把劉福為招頭，道是：「原任揚州府知府劉鐸，憤恨廠臣逮出遣戍，著家人劉福持銀二百五兩，同伊親戚彭文炳、曾云龍、辛雲等，賄囑緣事之方景陽，書符厭魅廠臣，希圖致死。彭文炳等不合不為勸阻，反為過付。方景陽亦不合受賄，代為書符，潛藏於彭文炳之家。已經把總谷應選搜獲，賊證見存，詛咒有據。」又題一個勘問過的本道：「神奸賄囑左道：冀害重臣，伏乞聖明，急正國法，以昭天理。」忠賢便票旨道：「劉鐸已擬遣戍，乃法所姑容，又賄囑妖人，詛咒大。並奴犯方景陽、彭文炳、曾云龍，家人辛雲、劉福等，俱著交鎮撫司嚴訊問擬具奏。」鎮撫司也並不提劉知府來對質，竟自打問成招，題個本送交刑部。旨下道：「張體乾巡捕有功，著授為都督同知，谷應選著以參將用。」

此時堂批會審，纔提出劉知府來團案。劉公道：「罪人拘禁本部，內外隔絕，何曾知有個甚麼方景陽？何常央人買囑他？我也曾讀過幾句書，豈不知詛咒為無益？竟不證實，妄成一片招詞，將人誣害，天理何存？」那司官道：「這事冤枉，行道皆知，只因巡捕同鎮撫司都把供詞做殺了，叫我們如何改得過來？且從輕擬個不合書符鎮壓，為首者律應絞，監候秋後處決，暫且延捱，把招眼都做活些，等堂上審或朝審時，你再去辨罷。」劉公見不能挽回，道：「罷！拚一死罷。」餘者把曾云龍、彭文炳、劉福擬杖一百，流三千里；辛雲擬杖八，解堂。劉公料得無人代他出罪，侯大審時便說道：「一時功名有限，恐千秋公論難逃。」大堂聽了，怒道：「我又沒有問差了人，怎麼這等說！」打了二板，照招具題。

誰知還大拂忠賢之意，批下來道：「劉鐸左道為妖，罪僅擬絞過輕。曾云龍等既係同謀，豈止徒仗？司官不遵堂批，徇情賣法，本當懲治，姑從寬，著重依律另擬具奏。」眾司官煩惱道：「擬絞已是冤屈，旨上叫依律另擬，有甚律可依？怎麼再重得？」又難以抗指，沒奈何只得又改擬道：「劉鐸合依卑幼謀殺尊長，律擬斬，監候。」題上去，批道：「劉鐸、曾云龍、彭文炳、劉福等，著即處斬；辛雲加恩從寬遣戍；方景陽雖已監斃，仍著戮屍；刑部堂高默等，初擬徇情賣法，及嚴行申飾，方行更正，俱著降三級補外用。」可惜那四個司官：已知棘寺多叢棘，不若山林賦小山。竟將劉鐸等遵旨皆斬於西郊。只見：斬首者熱血淋漓，疑是丹心蹴地；絞死者斷腸場咽，猶驚死口號天。可憐劉知府一經至貴，竟成五字殺身。

一經致貴傳清白，五馬行春惠澤流。

花外子規燕市月，猶隨客夢到揚州。

魏忠賢以一首詩又殺了一個知府，那班奸黨更揚揚得意。惟有傅應星心中愈加不快，道：「前此殺了熊經略，已是冤枉；今又無故以一首詩殺了劉知府，屈殺五條性命，這班人將來必做不出好事來，不止於殺身之禍。我母親卻有先見之明，叫我莫依附權貴。」因此來辭忠賢，要回家養親。忠賢那裡肯放？再四懇求，只是不允。忠賢對田爾耕道：「傅家哥兒只是要回去，不知何意？你表妹分上，我一毫也沒有盡情，若他嫌官小，我就轉他為都督。」先差人送許多寶玩與他，應星一件不收，只得又著魏良卿送去。應星道：「多承舅舅厚賜，表兄高誼，奈弟一介鄉民，生性淡泊，受此物也無用處。」良卿道：「這固是老表兄高尚之意，豈不聞『長者賜，卻之不恭』？」應星沒奈何，只得收下。又過了幾日，心中終是抑鬱。那班眾弟兄見他不樂，便輪流置酒與他解悶玩耍散心。

一日，輪到侯國興做主人，一班俱到，飲酒作樂。戲完，換席行令，崔呈秀是令官，張體乾是照察。體乾自害了劉鐸，升為都督之後，想呈秀是個尚書，自己是個都督，就是田爾耕，也在他下，便做張做致的狂放起來，在席上胡言亂語，目中無人，尋事罰酒。眾人已是不快。傅應星忍著氣把眼瞅著他，他也不懂。也是合當有事，恰值一杯酒輪到應星，應星道：「弟不吃酒，求代罷。」體乾道：「不准人代，定是要吃的。你平日是不大量，今何以假推？」應星道：「非好為推辭，因有小恙，故不敢飲。就是昨日在家母舅外，也未嘗飲。」體乾道：「你拿這大帽子來壓我，再罰一大杯。」拿一隻大梅花金卮杯斟滿送來。魏良卿道：「委實傅表兄昨在家叔處卻未曾吃酒，小弟代吃罷。」體乾道：「兄要代飲，另敬一杯。」良卿道：「也罷。」遂吃了兩大杯。應星只得忍著氣，吃了一小杯。體乾道：「如何？」你們看我老張的手段罷，不怕你不吃。」應星吃完，體乾又取過杯子去柑滴。倪文煥道：「原先無拐滴之令，這是朝四暮三了。」體乾道：「令無一定，因人而施。」應星聽了，勃然大怒道：「放你的狗屁！甚麼因人而施！」就把手中的梅花杯劈面打去，正中體乾的鼻樑，杯上的枝梗打了，陷在臉上，打得血流滿面。體乾急了，跳起來罵道：「你這小……」忙忍住口沒有罵出來，應星也立起來，二人隔席大罵。體乾醉了，應星卻未吃酒，兼之少年精壯，隔席把張體乾輕輕一把提過來，丟翻在地，拳打腳踢。眾人上前勸住。應星罵道：「我把你這害人媚人的禽獸，你不過在我舅舅門下做犬馬，纔賞你個官做的，你敢在我面前如此放肆！本該打死你這畜生，為那些無賴的報仇，只是便宜了你！且畜你，等那些冤魂來追你的狗命，碎剮你的皮肉！」眾人見打了他，心中也覺暢快；及聽見後來罵的話，連眾人也覺沒趣，只得做好做歹的勸得應星去了。扶起張體乾來看時，眼都打腫了，頭臉都踢破了，衣服也扯碎了。侯家取水來與他洗臉，又拿出衣服與他換了，送他上轎。體乾滿面羞慚而回。眾長班見了，不伏道：「老爺官居一品，還有人敢打老爺？何不拿他到衙門去，一頓夾打，害了他的命纔快心。豈有受他的凌辱就罷了的？」體乾歎口氣道：「他是太歲頭上的土，動也不敢動的！罷了！這也是我平日屈害人之報，莫怨他，是自取也。」

次日應星便推病不出，體乾怕忠賢怪他，又來應星處百般陪罪。忠賢後來曉得了，又見教了體乾一場，又親來看應星，忙叫太醫院官來看脈。應星只是不服藥，推病要回家。忠賢死也不肯放他，對田爾耕道：「你表妹只有這條根，我要畜他在此同享富貴，這個癡孩子性情偏直，醫官用藥不效，怎麼處？」爾耕道：「太醫院不過執定官方，不能變通，須招個草澤名醫纔有奇效。」忠賢忙叫出告示招醫。正是：

藥醫不死病，果然佛度有緣人。

畢竟不知可有人醫得傅應星否？且聽下回分解。